

怪しい人びと

「日」 东野圭吾 著

尹月 译

怪人们



怪しい人びと

我把自己的公寓借给同伴约会。
某日清晨回家，
却发现床上躺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

日本畅销天王——描写人性充满推理之妙的杰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 东野圭吾 著 尹月 译

怪しい人びと

怪人们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0-1892 号

Keigo Higashino
AYASHII HITOBITO

Copyright © 1994, 1998 by Keigo Higashin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obunsha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怪人们/(日)东野圭吾著;尹月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185-1

I. ①怪… II. ①东… ②尹… III. ①推理小说-
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7878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封面设计:董红红

特约策划:张陆武

怪人们

[日]东野圭吾 著

尹 月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5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6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185-1

定价 22.00 元

解 说

西上心太（文艺评论家）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东京有乐町的读卖剧场热闹非凡。为了纪念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文人剧《怪人二十面相》即将在这里举行公演。我在开场前三十分钟来到了商场顶楼的剧院大厅，只见焦急等待开场的观众们排成蜿蜒的长蛇，一眼望不到尽头。想必还有更多的观众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这部趣味十足的剧中剧。

大幕拉开，推理作家们正在进行排练。剧本只完成了前半部分，演员也没有定下来。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北方谦三和大泽在昌争相扮演主角明智小五郎，提词员宫部深雪在两人之间调解得焦头烂额，现场一片混乱。剧本终于送到了焦虑不安的制片人井泽元彦手上。就在大伙儿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之际，剧本却又忽然凭空消失，只听远方遥遥传来怪人二十面相的长声大笑，震人心魄。以上就是这部文人剧的大要。演出阵容十分庞大，总共有四十二名“业余演员”参演。撰写剧本的辻真先生费尽心血，为每一位“演员”都安排了最为适合他们的角色。

由于这是一出剧中剧，所以多位作家“演员”扮演的角色就是自己。然而却有两位作家出演的是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一位是北村薰，他扮演落语演员春樱亭元紫，此人极擅破解潜藏于常识之中的谜团。另一位则是出演古今罕有、天下无双的著名侦探天下一大五郎的东野圭吾。

当日出现在舞台上的天下一大五郎身着苏格兰绒格子上衣，

头缠白色围巾，手持拐杖，望去气度不凡。天下第一侦探果然名不虚传，随口道出的只言片语便暗含玄机。长身玉立的东野先生气质温雅，平日相处时绝无“天下第一”的霸气，却将这一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不仅举手投足间深具功力，就连吐字发声也清晰洪亮，令我着实吃了一惊。东野先生在由光文社发行的《怪人二十面相全纪录》中谈到：“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舞台。在上幼儿园时曾有过在儿童剧中扮演一只狗的机会，我却睡过了头，没能演成。让我这样的人背大段台词简直就是残酷的折磨。如果到正式公演的时候还是背不下来，我就只有使出小时候的法子了。”话虽如此，他的表演其实逼真而稳健，至为精彩。

当然啦，东野圭吾在小说创作上展现出了更为惊人的才华。一九八五年，年仅二十七岁的东野凭借小说《放学后》夺得第三十一届江户川乱步奖，一举登上文坛。该小说讲述了一起发生在女子高中的密室杀人事件。随后的姐妹篇《毕业》则描写了一起将七名大学生卷入其中的命案。这部作品的主角，大学生加贺恭一郎在其后的几部小说中由教师转行成为一名警察，成为东野系列作品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由于东野初出茅庐时年仅二十七岁，所以他被理所当然地贴上了“青春推理小说作家”的标签。在接受《鸽子哟！》杂志（一九九七年三月号）的采访时，他曾如是说：“写作《放学后》时，我只有二十六岁，学校是我最为熟悉的世界，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把握校园题材。”但他本人对这几部初登文坛之作并不满意：“它们有时让我觉得羞耻，我只想将它们就此抛到脑后。”然而在我看来，这批小说的收官之作《学生街的杀人案件》以青年的抑

郁和抗争为主题，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成长期的青年们面对未来的漠然与不安，以及他们那充满讽刺意味的日常生活。这是一部杰作，足以奠定东野在文坛上的地位。

此后，东野圭吾创作了大量风格迥异的作品，如描写古典芭蕾舞世界爱恨情仇的《沉睡森林》，以高山滑雪比赛为题材的《鸟人计划》，以大阪的平民住宅区为舞台的系列小说《浪花少年侦探队》等等，彻底摘掉了“青春推理小说作家”的帽子。近年来，他又撰写了《操纵彩虹的少年》、《平行世界的爱的故事》、《天空之蜂》等作品，在悬疑、科幻、社会现实派等多个领域均有所涉猎，创作道路越走越宽。

除此以外，在封闭空间中发生的连环杀人案件是东野圭吾自创作初期起便始终尝试不辍的题材，如《假面山庄杀人事件》、《雪地杀机》等等。上述由东野亲自出演的天下一大五郎是系列作品《名侦探的守则》的主角，这套作品布局缜密细致，情节环环相扣，给予读者破解密码一般的阅读快感。另一部重要作品《是谁杀了她》则回归了传统推理小说的模式。全书只有两名嫌疑人，一切线索均展现在读者面前，结尾却疑点重重，令人浮想联翩。

本书由曾在《小说宝石》杂志刊载的七则短篇小说构成。除了《新婚照之谜》以外，其余六则小说均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

我把自己的公寓借给同伴约会。某日清晨回家，却发现床上躺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沉睡的女人》。

我被警察追得走投无路，闯进了“那人”家中。是他，是他那错误的判罚，害得我沦落到如今这步田地——《“让我再听一

次你的判罚”》。

我的“工作狂”上司头部遭到重击，死在被反锁着的休息室当中。众人都认为是机器人失控所致——《至死方休》。

“我女儿宏子是你杀死的吗？”我掐住新婚妻子的脖子逼问道。到底是谁导致了宏子的惨死——《蜜月之旅》。

一本陈旧的照相簿勾起了十三年前的往事。我和佑介分头在东北地区旅行。我向佑介隐瞒了自己在一座灯塔之上遭遇的可怖而奇异的经历。他也来到了那座灯塔——《灯塔之上》。

智美收到了好友寄来的报喜信，信中所附的照片却是陌生人的合影。智美放心不下，来到朋友的故乡金泽市——《新婚照之谜》。

我和妻子在哥斯达黎加旅游时不幸遭遇强盗，险些性命不保。一枚不起眼的纽扣电池盖却帮助我们找到了真凶——《哥斯达黎加的冷雨》。

这七则故事虽然平白朴实，但生动紧凑，将短篇小说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足见东野在创作短篇小说方面也颇有心得。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动力，不断尝试崭新的风格和题材，其间必然充满了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挣扎。然而，作家的痛苦恰恰是读者的幸福。我衷心期待东野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激动人心的优秀作品。



沉睡的女人 1

“让我再听一次你的判罚” 27

至死方休 51

蜜月之旅 75

灯塔之上 99

新婚照之谜 125

哥斯达黎加的冷雨 155



沉睡的女人

1

要说起来，我能挣到些外快还是多亏了片冈那家伙的好色之心呢。此事说来话长，且听我慢慢道来。

片冈与我同时被招进这家公司，但我们分属不同部门。我是资材部的，他则是经理部的。

我们公司生产家电产品，规模很小，几乎不为人知，只是某一家名牌企业的承包商而已。大概只有在秋叶原的廉价店铺里才能看到我们公司的名字。

我所在的资材部主要负责接受制造部和技术部的委托，为客户提供材料和设备的订购服务。因为常常和钱打交道，所以办公场所与经理部毗邻。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与片冈相识并结为好友。

三月十日那天，片冈突然凑到我的办公桌前，说：“我有件事想拜托你一下。”这家伙一摆出这副谦卑的模样，我就得小心

应付了。

我正忙着埋头填写机油的订购单，没空搭理他，只是微微抬头朝他瞟了一眼：

“要想借钱可别来打我的注意。我那辆车的贷款还没还完呢。”

片冈不知从哪里拖来一把椅子，一屁股坐在我的办公桌前。

“你就放心吧，我还没沦落到要问你借钱的穷酸地步呐。”说着，他鬼鬼祟祟地朝四周打量了一下，凑近我耳边说道：“我想问你借房子。”

“房子？谁的房子？”

“当然是你的咯。”片冈在我胸前戳了一下。

“我的房子？干嘛用？”

这家伙的目光又朝四下里乱飘了一阵，才道：“为了过白色情人节嘛。”

“白色情人节？”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就是情人节的回礼日——”

“我当然知道咯。你那天有什么打算？”

“当然是有个约会啊。”

“嗯，那不是好得很嘛。”

我兴味索然。片冈自称花花公子，老是在我面前吹嘘他在学生时代如何成功地斩获了一百来号女孩子。

“喂，你不是想借我的房间和女孩子约会吧？”我停下手中的工作，瞪着片冈。

“就是这个意思。”他谄笑道。

“开什么玩笑，凭什么要我为了你的私生活让自己的房间？

去宾馆开房不就成了？在餐馆吃顿晚餐，送她点礼物，再找家高级旅馆过上一夜，白色情人节不就是这样的过法？我倒是无福消受的。”

片冈环抱双臂，向我探过身子。

“你说的那些都是泡沫经济时代的老黄历了，现在的男人可没那份实力。加班费没了，年底分红也都改为实物支付了，你以为还能像从前那样奢侈？”

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

“总之现在是时过境迁了。而且，有些女孩子还偏偏就不喜欢去宾馆呢。”

“怎么说？”

“嗯，反正就是那些未经人事的女孩子啦。”

“啊，我想起来了，你现在的女友是我们部门的广江吧？”

听了我的问话，片冈扭曲着薄唇微微一笑。

“是啊。我只喜欢处女哦。”

“哎哟。”我终于忍不住呻吟了一声。

叶山广江与我同属一个部门，在年轻女职员当中算得上首屈一指的美女，我也有些心动。可是她大小姐派头十足，不易亲近，只好作罢。

“所以说嘛，”片冈把一只手搭到我的肩膀上，“白色情人节的约会，我得找个能让她放松的地方不是吗？所以才来拜托你啊。”

“在你自己家里不就得了？”

“喂喂，你忘了我是和父母一起住的吗？怎么好把女孩往家里带？”

“这倒也是。”

“那就一言为定咯。当然啦，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借住一晚上三千块，不，五千块，你看怎么样？”

五千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再说朋友的请求也不好拒绝，我终于勉强答应下来。

“真拿你没办法。那好吧，我同意了。”

片冈顿时笑逐颜开，握住我的手。

“那可多承你的情啦，关键时候还是你能帮上忙！”

“少来这一套，”我说，“你小心点，别把床单给我弄脏了。”

“你就放心吧。”片冈说着，诡秘地笑了起来。

白色情人节那天，我在公司把公寓的备用钥匙交给了片冈。

“房间我已经打扫干净了。”

“多谢多谢。我就怕房里乱成一团呢。”接过钥匙，片冈从钱包里拿出五千元递给我，“房门上的名牌怎么办？”

“放心吧，我已经摘掉了。夜里应该不会有人送信上门，不过你还是小心点为好。还有，早上七点以前给我出去，我还要做上班的准备呢。”

“知道知道。嗯，还有……”片冈压低声音说道：“那个东西你放在哪儿啦？”

“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我不是让你替我准备好的嘛。”这家伙捏起食指和大拇指做成了圆圈。

“啊，是了，”我点点头，“在电视机旁边的柜子里。还没开封，所以你用了几个我可是清清楚楚的。五百块一个哦。”

“知道啦。”

片冈应了一句，摆出一副谈毕公事的样子，回自己办公桌上去了。

叶山广江和他擦身而过，来到我面前。

“川岛先生，制造部那边有信给您。”她说，把一封信放在我桌上。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她也常常帮我打理一些杂事，非常得力。其他部门的女职员总拿男女平等当挡箭牌，绝对不肯屈尊供我差遣。在这一点上，广江与她们形成了鲜明对照。

“多谢你啦。”

我道了谢，她微笑着说了一句“不客气”，露出两颗虎牙，显得非常温柔可亲。这么好的女孩子却成了片冈那家伙的俘虏，我在心里暗暗替她叫屈。

当晚，我驱车来到附近一家家庭餐馆的停车场，在车里窝了一夜。我开的是一辆小面包车，后座上常备毛毯，足以御寒。然而，购买这种车型本来是为了单枪匹马闯荡天下用的，如今却派上了这种用场，实在是难为情。

次日清晨七点，我回到家。屋内的空气热烘烘的，还有一点湿漉漉的感觉，与户外截然相反。安全套少了两个，一张千元纸币折得小小的塞在盒子里。垃圾箱里也塞满了揉成团的纸巾。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叶山广江的面庞，只觉得心里憋得慌。

2

打那以后，片冈又向我借了几次房子。

“你也别老问我借啊，偶尔去去宾馆不好吗？”

听我这么说，片冈夸张地皱起眉头。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女人可是一种奢侈的生物，要是去惯了宾馆那还了得？再说，你的房子挺不错的，广江满意得很呢。”

“你和她说明这个房子是谁的啦？”

“我当然说是我的咯，还说这是我的小别墅，平时不常住，专供约会用的。有时候下班晚了，我就把钥匙给她，让她先在屋里等我。不过你也别操心，我跟她说好了，让她别随便乱碰屋里的东西。”

“那还差不多。”说着，我递过钥匙，又接过五千元纸币。

过了几天，采购部的本田和总务部的中山也来问我借房，都说是从片冈那儿听来的。

“能趁机赚点零花钱有什么不好？就像杰克雷蒙那样，说不定还会好运临门呢。”

面对我的质问，片冈满不在乎地说。

“杰克雷蒙是谁？”

“是《出借公寓钥匙》那部电影的男主角。他本来只是一个平庸的小角色，在公司里一点也不起眼。但就是因为他常把自己的公寓借给上司作为和情人幽会的场所，居然渐渐成了个人物。”

“你们这帮家伙不都只是普通职员吗？”

“咱们现在虽然一文不名，今后说不定也会出人头地呢。”

“要真是那样就好喽。”我说。

转眼之间，这桩房屋租赁买卖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这天，我照例在家庭餐馆的停车场里迎来了早晨。我已经连续三天没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了。昨夜是片冈，之前两夜则是本田和中山轮番

使用，生意兴隆得很。

我揉着睡眼开车返回公寓，掏出钥匙开门进屋。室内热烘烘的，空调“呼呼”地送着暖气。

“片冈这小子，看来得问他收电费了。”

我嘀咕了一句，忽然发现床上有什么东西在动。我吓了一跳，仔细看去，更是大吃一惊，只见一个陌生的女人正躺在那里。

在那一刹那，我还以为自己误闯入别人家了呢，赶紧四下打量了一番。好几天没着家了，记忆竟然有些模糊不清起来。但这里自然是我家无疑，否则钥匙怎么能打开房门呢。

大概是片冈把这女人扔在这里，自己先行离开了吧。这家伙，除了叶山广江之外，居然还另有交往对象呢。

我走上前去，推推那女人的肩膀。

“喂，你起来，时间已经到喽。”

那女人没反应。不会是死了吧，我紧张起来，但随即便感觉到了她身上的体温。又推了几下，她终于微微睁开眼睛，猛地弹坐起来。

“你是谁？”

她把毛毯拉到胸前，用防范害虫似的眼神警惕地瞪着我。我也说不上是哪儿，总之她和年轻时的女星麦克雷恩很是相似。

“我是这房子的主人。”我说。

“这个房子的？”她环顾室内。

“我可不是撒谎。证据嘛，就是这把钥匙。”我把钥匙在她面前哗啦哗啦地晃了几下，“我只是为了挣点外快才把房子借给朋友的。我们说好只从晚上十点借到早晨六点的。现在嘛——”我

抬起腕表看了看，顿时睁大了眼睛，“完了，再不抓紧就要迟到了。总而言之，预定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请你这就走吧。额外的费用我再去问片冈要就是了。”

“片冈？那是谁啊？”女人皱着眉头问道。

“片冈就是把你带到这里的男人啊，你昨晚不是和他一起过的吗？”

“我可不认识那个人啊。”

“不认识？这怎么可能。”

“就是不认识嘛。”女人撅起嘴。

“那你昨晚和谁一起过的？是谁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谁……”她想了一会儿，茫然若失地看着我，“我也不知道啊。”

我头疼起来。

“你怎么连这个也搞不清楚？难道你是一个人来的？”

“这个，倒也不是……”她一手托着下巴，歪头沉思，“原来我是被什么人带到这儿来的？”

“是啊，所以我就问你是谁嘛。”

“这个嘛，我只记得在哪儿喝了酒，有人来跟我搭话，后面的事情就记不清了。”

女人把手指插进短发里，“噌噌噌”地挠了几下，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似地盯着我：“我记得好像是你嘛。”

我险些绝倒。

“你别胡说八道，我昨晚可是在车里猫了一夜呢！”

“可这是你家没错吧？”

“这倒不假。”